

冯克诚 王海燕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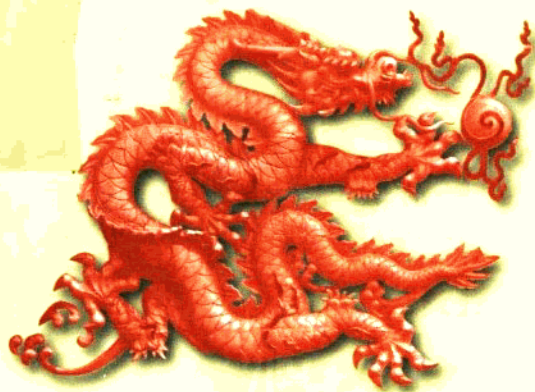
插图二十六史人物传记精华白话读本

青少年版

21

清浊世道

——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与贪官（之二）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- * 为政简严痛惩豪恶的程师孟..... (1)
- * 北宋“六贼”之一的王黼..... (3)
- * “花石纲”与朱勔..... (8)
- * “怙宠奸法”的王继先..... (12)
- * 善安民变的大公鼎..... (15)
- * 不“附丽求进”的马人望..... (17)
- * “甚有直绳之称”的褚玠..... (20)
- * “败国皆足以戒”的耶律乙辛..... (23)
- * “贪赏无厌”的张孝杰..... (27)
- * “金总管”徒单恭..... (29)
- * “贫不加富”的王政..... (32)
- * “强恶不敢犯”的刘焕..... (34)
- 抑强扶弱的谭澄..... (36)

- “此不贪贿”的卜天璋 (39)
- “民皆立石颂之”的杨景行 (43)
- “廉明刚断”的观音奴 (45)
- “内通货贿外示刑威”的阿合马 (47)
- “以刑爵为货贿”的桑哥 (57)
- “私纳贿赂”的刘观 (65)
- “天下不受钱财者”杨继宗 (68)
- “为天子分忧者”况钟 (71)
- “为权奸所并嫉”的于谦 (75)
- 不怕罢官的海瑞 (88)
- “以符箓祷祀蛊帝”的李广 (98)
- “商民恨刺骨”的陈奉 (99)
- “尽知民间铁两”的陆炳 (102)
- “文锦被厕装，白金饰溺器”的鄢懋卿 (106)
- “豆腐汤”汤斌 (107)
- 恬淡清高的陆陇其 (115)
- “天下清官第一”的张伯行 (119)
- “纵吏虐民”的噶礼 (125)
- 贪赃枉法的王亶望 (130)
- “征赂州县”的国泰 (133)
- “清操实政为之冠”的岳起 (136)

为政简严痛惩豪恶的程师孟



程师孟(1009—1086)，宋苏州(今属江苏)人，字公辟。景祐进士，历知南康军、楚州，提点夔州路刑狱，移任河东路。山西地区多土山，依傍谷川，春夏多水，师孟劝民开渠筑堰，淤良田一万八千顷，并作《水利图经》颁之州县。治平年间知洪州，积石以为江堤，疏浚章沟，去除水患。熙宁初自江西转运使改知福州，移任广州，建造广州西城。召为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，判都水监。复出知越州、青州，以光禄大夫卒，终年七十八岁。为政简易严明，痛惩地方豪恶，所部肃然听命。善作诗，简明率直，有白乐天之风。

程师孟，字公辟，吴(江苏)人。考中进士甲科。历任知南康军、楚州知州、提点夔州路刑狱。泸地的戎人多次侵犯渝州边界，提点刑狱使的治所在万州，与渝州相距遥远，每次边境有警报，往往过了一整天才能传到。程师孟奏请把治所移到渝州。夔州没有常平仓储粮，师孟建议设置常平仓。恰逢灾年，赈济灾民的仓粮不够，师孟立即违制开放其他储粮，而不事先上报。主管的官吏很害怕，告诉他不可如此，师孟说：“假如一定要等到上报后才能开放，饥民们早死光了！”终于将这些储粮分发下去。

移任河东路。山西地区土山很多，旁边联接山谷中的河流，春、夏之际，天下大雨，水流象黄河一样混浊，俗称“天河”，可以用来灌溉。程师孟说服当地人民出钱开渠筑堤，用河水中的淤泥改造出一万八千顷良田，并把这些事情聚集起来写了一本《水利图经》，向州县颁发。任度支判官，洪州知州，聚积石块修筑江堤，疏通章沟，揭开北闸，用来控制水位的升降，此后没再发生水灾。

担任判三司磨勘司，负责迎接和陪同契丹使节，契丹使节肖惟辅说：“白沟地区应由两国共管，现在宋朝在那里种植了几里长的柳树，却认为契丹人在界河里捕鱼有罪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”师孟说：“两国都应当信守誓约，涿郡有档案可供审查，您置双方誓书于不顾，空口乱说，难道是想滋生事端吗？”肖惟辅惭愧道歉。

出任江西转运使。袁州出现盗贼，州中官吏充当内应，所以很长时间抓不到盗贼，程师孟把几名奸吏绑起来送进监狱，盗贼立即被擒。加直昭文馆的头衔，任福州知州，修筑内城，兴建学校，政迹在东南地区堪称第一。移任广州，州城被侬智高的贼寇毁坏，一旦有警报，老百姓们恐怖逃窜，风水先生接踵而至，都说这里土质疏松恶劣，无法筑城。程师孟在广州六年，建造了西城。等到交趾攻陷邕管，听说广州守备十分坚固，不敢再向东。当时程师孟已经被召回，朝廷念他以前的功劳，任命他为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，主持都水监事务。

受命前去祝贺契丹皇帝的生日，到了涿州，契丹设宴，迎接的人居正南方向，涿州官向西，宋朝使节面向东。程师孟说：“这是藐视我们宋朝。”不肯就列，从中午争到傍晚，随从的人

惊恐失色，师孟说话的口气更加严厉，喝斥契丹迎接的人更改方向，于是改为跟迎接者东西相向。第二天，涿州人在城郊为他饯行，程师孟骑马疾驰而过，不予理睬，涿州人移告到雄州，师孟因此罢守本官。又起任越州、青州的知州，于是退休，以光禄大夫的头衔去世，终年七十八岁。

程师孟多次主管情况复杂的重镇，治理政务简明严肃，处理不够死罪的犯人都不通过属下狱吏。揭露阴谋有如神明，抓到惯于隐藏的首恶必定痛加惩治，直到剿灭干净方才罢休，所辖地区肃然听命。洪、福、广、越四州都为他立了祠堂。

北宋“六贼”之一的王黼

王黼(1079—1126)，宋开封府祥符县(今属河南开封)人，字将明，原名甫，赐改为黼。为人多智善佞，寡学术。崇宁进士。初因何执中推荐而任校书郎，迁左司谏。因助蔡京复相，骤升至御史中丞。历翰林学士、承旨。勾结宦官梁师成，以父事之。宣和元年(1119)，拜特进、少宰，权倾一时。后代蔡京执政，伪顺民心，悉反蔡京所为，以沽名钓誉。利用权势广求子女玉帛，生活靡烂奢华。请置应奉局，苛取四方水陆珍异之物，据为己有。时朝廷欲联合金攻辽，王黼竭力怂恿，不遗余力，且大肆搜括，计口出钱，得钱六千余万缗，买五、六座空城伪称胜利，进封太傅、楚国公。钦宗即位，抄没其家，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，被开封尹聂山派人诛杀。为

“六贼”之一。

王黼，字将明，开封府祥符县人。原名甫，后来因为跟东汉的一个宦官同名，皇帝赐名叫黼。长得风姿俊美，眼放金光，能说会道，粗有才气而不学无术，但却机智狡黠，善于谄媚。

考中崇宁进士，调任相州司理参军，编修《九域图志》，何志同领编修局，很喜欢王黼，在父亲何执中面前谈起过他，推荐提拔他当了校书郎，升为符宝郎、左司谏。张商英当宰相，在徽宗面前逐渐失宠，徽宗派使者到杭州赐给蔡京玉环。王黼暗中探知这一情况，于是多次上奏，列举和称赞蔡京的“政迹”，并且攻击张商英。蔡京重新当了宰相，感激王黼为自己帮忙，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、御史中丞。王黼从校书郎升到御史中丞，只用了两年时间。

王黼因为何执中而得以升官，现在却想把他排挤走，好让蔡京专权。于是上疏指责何执中犯有二十条罪状，但徽宗没听他的。不久兼任侍读，晋升为翰林学士。蔡京与郑居中不和，王黼又暗中与郑居中交好，惹恼了蔡京，被移任户部尚书。当时司农寺正很匮乏，蔡京想以国用不足为借口治王黼的罪。不久，各班禁军因为粮饷犒赏没能按期发放，来到左藏库前鼓噪抗议，王黼听到后，随即来到军中张开大榜，答应在某月某日发放，禁兵们读完榜文都散去了，蔡京的计谋没能得逞。王黼又重新担任翰林学士，升为翰林学士承旨。

遭遇父丧，辞官五个月，随后被起用为宣和殿学士，在昭德坊赐给住宅。前门下侍郎许将家在左边与王黼为邻，王黼象对自己父亲那样侍奉宦官梁师成，称他为“恩府先生”，倚仗他

的权势和声威，逼许将让出住宅，大白天将许将赶出家门，路边旁观者都愤怒叹息。又任翰林学士承旨，拜为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宣和元年，拜为特进、少宰。由通议大夫连升八级，这是宋朝以前任命宰相从来没有过的。皇帝又另外在开封城西赐给他第一流的住宅。乔迁那天，王黼用教坊音乐作前导，大肆铺张，所用器物全是从官府拿来的，恩宠倾于一时。

蔡京退休后，王黼假装顺应人心，一律反其道而行之，罢除方田法，拆毁辟雍和医学、算学，合并会要和六典各局，淘汰省府属官，减损远郡使和横班官俸禄的一半，废除茶盐钞法，对富户的科派一律免除，四方一致称赞他是贤相。

当了宰相后，王黼凭借高位做尽坏事，大量蓄养僮仆声伎、搜罗玉帛钱财，以供自己享受，超越制度规定来模仿宫禁的排场。引诱和霸占徽猷阁待制邓之纲的小妾，反而诬陷邓之纲有罪，把他贬逐到岭南。加升少保、太宰。请求朝廷设置应奉局，由他自己兼任提领，内外官钱都可以擅自挪用，竭尽天下财力来供应奉局的费用。官吏们迎奉上意，凡是各地水陆珍贵奇异的东西，都苛刻地向老百姓索取，进贡到皇帝那里的不足十分之一，剩下的都成了王黼家的私产。御史陈过庭请求把以“御前使唤”为名的冗官全部罢除，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求停止进贡京西路花果，徽宗已经同意，王黼却又发布文告弹劾他们，两人都被贬到偏远的州郡。

睦州“盗贼”方腊起事，王黼正在文饰太平，不把这一情况告诉皇帝，一月过后，盗贼发展蔓延，攻破六个州。徽宗派童贯统率陕西兵十万人来平定盗贼。王黼却仍作为“有功之臣”被升为少傅，又升为少师。童贯临行前，皇帝授予他处置东南地

区事务的全权,对他说:“如有紧急情况,就用我的御笔号令行事。”童贯来到苏州,目睹了老百姓受花石纲困扰的情况,大家说:“盗贼之所以不能迅速平定,就是因为这花石纲。”童贯随即命令他的幕僚董耘书写皇帝手诏,好象自我检讨的样子,并且命令废除应奉局,苏州百姓大为高兴。童贯平定叛乱,回到京师,王黼对徽宗皇帝说:“方腊造反是由茶盐法引起的,而童贯却胡说八道,把罪过推给陛下。”徽宗大怒。童贯密谋起用蔡京来牵制和排挤王黼,王黼很害怕。

当时朝廷已经采纳了赵良嗣的计策,与女真结盟共同攻打燕京,大臣们多数反对这种做法。王黼说:“宋辽通好虽然已有一百年,但历朝以来,辽国轻视我国的地方太多了。兼并弱国,攻打愚昧之邦,这是用武之道的上策。现在不去夺取,女真必然强大起来,中原故土将不再归我们宋朝所有了。”徽宗虽然倾向于他的意见,但却让童贯执掌兵权,命令他以保护百姓、观察事态的变化为上策。王黼又写信与童贯和好,说:“太师如果率兵北进,我将尽全力支持。”当时徽宗正因为睦州叛乱的缘故而后悔,等到王黼一怂恿,于是又重新用兵。

王黼在三省设置经抚房,专门负责边境事务,不跟枢密院打招呼。搜括天下的丁夫,让百姓家按人口数出钱,共得六千二百万缗,竟然卖了五、六座空城回来报功。率领群臣百官上朝祝贺,徽宗解下自己的玉带赐给王黼,特意升他为太傅,封楚国公,准许他穿紫花袍,行从仪仗几乎跟亲王相等。王黼又提议为徽宗上尊号,徽宗说:“这种事情连神宗皇帝都没敢接受啊。”没有同意。

当初,辽国的使节前来时,都让他绕远路,宴请时也不向

他显示宋朝的富足的豪华。到了王黼却竭力想早点跟女真勾结,让女真的使节在七天内从燕京赶到汴梁。每次在自己家设宴款待女真使节,必定要陈列上好的锦绣、金银玉器和珍奇宝物,以炫耀富裕侈华,因而更加勾引了女真人南侵的欲望。身为三公,位列首相,王黼在陪同饮宴时,竟然亲自表演俳優奴仆们才做的卑贱之事,以献媚取悦于女真使节。

钦宗在东宫做太子时,对王黼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恶。郓王赵楷受宠,王黼为他阴谋策划篡夺太子之位。皇孙赵谌(钦宗之子)被封为节度使、崇国公,王黼说只应授观察使,把东宫官耿南仲召来,授意他代行起草太子推辞授赵谌官的奏章,终于剥夺了赵谌的封官,企图以此动摇东宫太子的地位。

徽宗对待王黼非常优厚,为他居住的阁楼命名为“得贤治定”,又九次为他题写亭、堂榜额。王黼家的堂柱上长出了玉芝,徽宗乘輿辇前去观赏。梁师成与王黼家连着墙壁,经常穿过便门往来,徽宗这才明白他们相互勾结的情况。回宫后,对王黼顿时冷淡了,很快又命令他退休。

钦宗受禅即位,王黼十分害怕,慌忙入宫拜贺,钦宗下旨不准他进入阁门以内。金兵攻入汴梁,王黼不等朝命,带着家小仓惶东逃。钦宗下诏把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,抄了他的家。吴敏、李纲等请求诛杀王黼,朝廷将此事交付开封尹聂山处理,聂山与王黼素来有仇,他派骠士在雍丘南面的辅固村追上王黼,将他杀死,当地百姓割下王黼的首级献给朝廷。钦宗刚即位不久,不愿意诛杀大臣,托词王黼是被盗贼所杀。议论的人们不认为杀王黼有什么错,而认为朝廷没有亲自判他死罪不合刑律。

“花石纲”与朱勔



朱勔(1075—1126)，宋苏州(今属江苏)人。因父亲朱冲谄事蔡京、童贯，父子均得官。当时宋徽宗垂意于奇花异石，朱勔奉迎上意，搜求浙中珍奇花石进献，并逐年增加。政和年间，在苏州设置应奉局，靡费官钱，百计求索，勒取花石，用船从淮河、汴河运入京城，号称“花石纲”。此役连年不绝，百姓备遭困扰涂炭，中产之家全都破产，甚至卖子鬻女以供索取。方腊起义时，即以诛杀朱勔为号召。朱勔在竭力奉迎皇帝的同时，又千方百计，巧取豪夺，广蓄私产，生活糜烂。他权势煊赫，谄事之人立即得官，不附己者统统罢去，州郡官吏奔走听命，奴事朱勔，当时号称“东南小朝廷”。钦宗即位，将他削官放归田里，以后又流放到循州(今广东龙川)关押，复遣使将他斩首处死。为“六贼”之一。

朱勔，苏州人。父朱冲，为人狡猾机诈。他家原来非常卑贱穷困，受雇于人。朱冲性格强悍凶狠，因犯罪而受过鞭背之刑。到邻近县邑乞讨借贷，碰上了高人，得到一笔钱和药书而归，摆设店铺卖起药来，病人服药后立即见效，远近的人接踵前来，朱家于是富裕起来。进而修园种花，结交游客，博得往来客人的称誉。

当初，蔡京移居钱塘，途经苏州，想为佛寺建造阁楼，需要

许多集资，和尚说如果一定要使这件事成功，非找朱冲不可。蔡京把此事托付给苏州郡守，郡守喊朱冲面见蔡京，蔡京对他讲了事情的原由，朱冲愿意独自担当建阁的费用。几天后，朱冲请蔡京到寺中视察阁址，蔡京刚到就看见几千根巨木已经堆放在庭下，蔡京非常吃惊，暗中对朱冲的本事十分器重。第二年，蔡京被朝廷召还复职，带上朱勔一起进京，嘱咐童贯将朱家父子的名字都塞入军籍，并授以官职。

徽宗十分喜受奇花异石，蔡京让朱勔传话给他老子，秘密搜罗浙中珍奇之物进献。最初送来三种黄杨木，徽宗很赞赏。以后年年增加，但每年不过上贡两、三次，每次的贡物才五、七件。到政和年间，此风才开始盛行，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在淮河、汴河上首尾相接，号称“花石纲”，在苏州设立应奉局，挪用官方仓库的钱财犹如囊中取物，每次挪用的数目都达到几十万、几百万。延福宫和艮岳建成后，奇花异木充斥其间。朱勔被提升为防御使，东南一带的部刺史和郡守多出自他的门下。

徐铸、应安道和王仲闾等人帮着朱勔干坏事，竭尽县府所管的经制钱和常平钱物作为奉献。所贡物品，无不向老百姓巧取豪夺，连一根毛发也不偿付。平民家里如果有一石一木稍微值得玩赏，就带着膀大腰圆的士卒闯进家门，用黄色的封条做上标记，不立即拿走，而是让这家主人好好看护，稍微有些疏忽，就被判以大不敬之罪。等到发运时，必定毁坏房舍、拆断屋墙，把上贡之物弄出来。某人不幸有一样比较奇异的东西，大家都会说是不祥之物，毁之唯恐不及。百姓参与这件事的，中等水平的人家全都破产，甚至出卖子女来供应官府的索求。开山运石，象催命鬼一样穷凶极恶，即使“宝物”是在江湖之中危

曾经弄到一块“太湖石”，高达四丈，用巨大的船只装载，服役者达几千人，所经州县，有时要拆水门、毁桥梁、挖城墙才能通过。运到京城后，徽宗为这块巨石赐名叫“神运昭功石”。沿途拦截各路运往京城的粮饷纲，搜罗各类商船，把上贡的物品拿出来摆在这些船上，令其载运，撑船和把舵的人也依仗威势，贪婪横行，侵袭州县，道路上的人们以目相视，一句话也不敢多说。广济军四指挥的士卒全部用来拉纤还是不够。

蔡京开始有些担心，便正经严肃地向徽宗谈起此事，希望对太过分的行为进行抑制。徽宗也对“花石纲”困扰百姓感到担忧，于是下令禁止占用粮纲船，不准挖墓取宝，不准毁坏民居，不得用黄封条封盖别人园中的花石，一共有十多条。只允许朱勔、蔡攸等六人进贡“花石纲”，其它进奉一律停止。自此以后，朱勔稍有收敛。不久，他又变本加厉地肆意妄为。朱勔家正对着苏州城内的孙老桥，他忽然假称圣旨，凡是桥东西四周的土地房屋都要买下来作为朝廷对他的赏赐，共几百户人家，朱勔限他们在五天内全部搬走，州官催逼驱赶，居民们一路上悲叹哭号。朱勔进而建造神霄殿，里面供上青华帝君的神像，监司、大邑的官员每逢月初和月半都要到殿庭下跪拜。朱勔命卫士前来，官员们立即拜揖求见，然后递上名帖去见朱勔。当地长官赵霖修建三十六个水闸，兴造不可能成功的东西，正逢天气极为寒冷，服役而死的人堆积重叠。赵霖一心一意要讨好朱勔，为政更加苛酷暴虐，吴、越百姓不胜其苦。徽州长官卢宗原用尽官府钱财贿赂朱勔，朱勔提拔他做了发运使，公然大肆搜括百姓。朱家的园林水池可以跟宫中相比，服饰器用僭越等

级、比拟帝王。又借口拉船召募了几千名士兵，用来护卫自己。朱勔的儿子朱汝贤等人召唤州县官僚，颐指气使，肆无忌惮，而官僚们居然个个奔走听命，为害州郡长达二十年。

方腊造反，以诛杀朱勔为旗号。童贯出兵讨伐，奉徽宗旨意彻底罢除进献奇花异石，徽宗又贬黜了朱勔父子弟侄中当官的人，老百姓十分高兴。

然而盗贼平定之后，朱勔又重新得志，权势煊赫。禀性邪恶，品行肮脏的人，恭候门下象奴才一样侍奉朱勔，从直秘阁到殿学士，随意可得；不愿依附的人则立即罢免，当时人称“东南小朝廷”。徽宗晚年更加亲信和重用朱勔，在宫中谈论政事，到外朝传达圣旨，大体上跟宦官差不多，进见皇帝从不回避后宫妃嫔。历任随州观察使、庆远军承宣使。宋金联合攻打燕京成功，朱勔被加拜为宁远军节度使、醴泉观使。一家人都做了高官，连供驱使的奴仆也位至金紫，天下人对此扼腕叹息、切齿痛恨。

靖康之难，朱勔企图保全自己，仓卒之间拥扶太上皇（徽宗）向南逃窜，而且想把太上皇迎到自己家里。钦宗采纳了御史的意见，将朱勔罢除官职，放归老家，凡是通过朱勔而获得官位的人统统罢免。查抄没收他的财产，田产达到三十万亩。台谏官仍不罢休，朝廷又将朱勔关押到衡州，移至韶州、循州，派人到朱勔流放的地方将他斩首处死。

“怙宠奸法”的王继先

王继先(1098—1181)，宋开封(今属河南)人。建炎初，因医术而受到高宗的宠幸，此后日渐贵宠，累官至荣州防御使、昭庆军承宣使。为人奸诈狡黠，善于奉迎，恃宠作恶，权势煊赫，诸路大帅俯首听命，不敢稍忤。淫威之烈，可比秦桧。秦桧妻王氏与之叙拜兄弟，表里勾结，互为引援。继先子弟皆为朝官，亲戚党羽盘踞要津，几十年间无人能动摇。生活腐朽糜烂，富比王室，巧取豪夺，无所不为。绍兴末年，金兵将至，大将刘锺力主加强战备，而王继先却要求诛杀主战将领以图和好。侍御史杜莘老弹劾他有十大罪状，小罪不计其数，诏福州居住，子孙做官的并勒停，放还良家子女被掠为奴者一百多人，抄没家财以千万计。孝宗即位，诏任便居住，但不得再回杭州。淳熙八年(1181)死去。

王继先，开封人。为人奸诈狡猾，善于讨好拍马。建炎初年，因医术而受到高宗的宠爱，此后日见贵宠，世人称作“王医师”。官至和安大夫、开州团练使退休。不久皇帝加恩，改授武功大夫退休。给事中富直柔上奏道：“王继先由杂流医官一跃而至武臣前班，那么从此以后转升官阶就毫无限制了，我很担心将帅们会因此而人心涣散。”高宗说：“我不久前染了海上潮

气，王继先诊断治疗有奇效，可特加宣授。”直柔再次反对，加恩之命这才作罢。随后又特别授予他荣州防御使的官衔。

太后生病，王继先诊治有功，朝廷特地补授他的儿子王悦道为阁门祗候。不久又命令王继先主管翰林医官局，他极力推辞。

当时，王继先受到宠信和重用，朝廷内外都很反感，于是假意请求退休，以避开别人的议论。高宗下诏为他升官两级，并且准许转授子弟。不久又授右武大夫、华州观察使，诏令其它人不得援引此例。吴贵妃进封，高宗施恩，升王继先为奉宁军承宣使，特封他的妻子郭氏为郡夫人。

王继先备受宠信，贵极人臣，各路统帅俯首听命、甘居下风，不敢稍有抵触，他的权势可以跟秦桧相比。秦桧派自己的老婆前去拜访，与王继先结拜为兄弟，内外勾结，互相支持。王继先升为昭庆军承宣使，又想做节度使，指使他的徒弟张孝直等人校订《本草》，进献皇帝。给事中杨椿加以阻挠，王继先的企图没能实现。王继先家富比王室，子弟们做朝官、总军务，亲戚党羽盘踞要害部门，几十年间，没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。

金兵将要南侵，刘锜请求加强战备，王继先却说：“新近提拔的统兵官员，喜欢惹事生非，很不安份，如果杀掉一、两个，跟金人的和约就可以重新巩固。”高宗不高兴地说道：“这岂不是要让我杀掉刘锜吗？”

侍御史杜莘老弹劾王继先犯有十大罪状，大致是说：“王继先大肆营造私家宅第，侵占民房达几百家，京城里的人称之

